

中国书画道

第六卷

艺文撷英
下

The Shu Roads in China · Art and Literature (Volume 2)

刘庆柱 王子今 主编

冯岁平 编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中国书画道

第六卷

艺文撷英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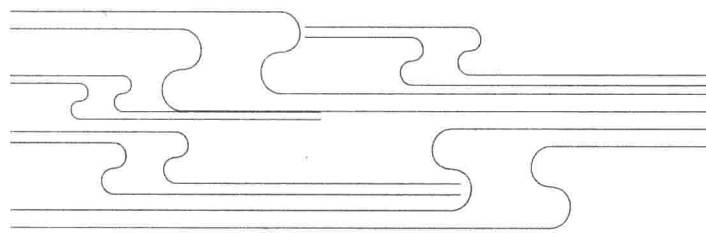
The Shu Roads in China · Art and Literature (Volume 2)

刘庆柱 王子今 主编

冯岁平 编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中國

蜀



文擷英

The Shu Roads in China
Art and Literature

第一章

道

历代文选



历代文选

一 唐宋元时期

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

〔唐〕刘禹锡

开成四年，梁州牧缺，上玩其印，凝旒深思曰：“伊尔卿族归氏，以文儒再世居喉舌。今天官贰卿融，能嗣其耿光，尝自内庭历南台，尹穀下政事，以试，可为元侯。”乃付印绶，进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，玉节兽符，镇于妨墟。公拜手稽首曰：“臣融敢扬王休于天汉之域。”

既莅止，咨于群执事，求急病者先之。咸曰：华阳黑水，昔称丑地。近者尝为王所。百态丕变，人风邑屋与山水俱一都之会，目为善部矣。唯驺遽之途，敲危隘束，其丑尚存。使如周道，在公颐指耳！

于是因年有秋，因府无事，军逸农隙，人思贾余。乃悬垦山刊木之佣，募其力；揆钻凿撞秘之用，庀其工；具舁犂畚鍤之器，膺其要。鼙鼓以程之，糗糒以犒之，

说使之。令既下，奋行之徒坌集。我之提封踞右扶风，触剑阁千一百里，自散关抵褒城，次舍十有五，牙门将贾黯董之。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，次舍十有七，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。两将受命，分曹星驰。并山当蹊，顽石万状，坳者埕者，兀者铍者，磊落倾欹，波翻兽蹲。炽炭以烘之，严醢以沃之，溃为埃煤，一彗可扫。栈阁盘虚，下临谿笏。层崖峭绝，桷木亘铁。因而广之，限以钩阑。狭径深径，衔尾相接。从而拓之，方驾从容。急宣之骑，宵夜不惑。却曲曲棱层，一朝坦夷，兴役得时，国人不知。由是驶行者忘其劳，吉行者徐其躯，孳行者家以安，货行者肩不病，徒行者足不茧，乘行者蹄不剝。公谈私咏，溢于人听。伊彼金牛而诱之以利，曷若我子其民而来之以义乎。既讫役，南梁人书事于牋，请纪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。

——《刘禹锡集》卷八

书褒城驿壁

[唐] 孙樵

褒城驿号天下第一。及得寓目，视其沼则浅混而茅，视其舟则离败而胶，庭除甚芜，堂庑甚残，乌睹其所谓宏丽者？

讯于驿吏，则曰：“忠穆公尝牧梁州，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，龙节虎旗，驰驿奔轺，以去以来，鞞交蹄磨，由是崇侈其驿，以承雄大。盖当时视他驿为壮。且一岁宾至者，不下数百辈，苟夕得其庇，饥得其饱，皆暮至朝去，宁有顾惜心耶？至如棹舟，则必折篙破舷碎鹧而后止；渔钓，则必枯泉汨泥尽鱼而后止。至有饲马于轩，宿隼于堂，几所以污败室庐，糜毁器用。官小者，其下虽气猛可制；官大者，其下益暴横难禁。由是日益破碎，不与曩类。某曹八九辈，虽以供馈之隙，一二力治之，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？”

语未既，有老氓笑于旁，且曰：“举今州县，皆驿也。吾闻开元中，天下富蕃，号为理平，踵千里者不裹粮，长子孙者不知兵。今者天下无金革之声，而户口日益破，疆场无侵削之虞，而垦田日益寡，生民日益困，财力日益竭，其故何哉？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，刺史县令而已，以其耳目接于民，而政令速于行也。

今朝廷命官，既已轻任刺史县令，而又促数于更易，且刺史县令，远者三岁一更，近者一二岁再更，故州县之政，苟有不利于民，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，在刺史则曰：‘明日我即去，何用如此？’在县令亦曰：‘明日我即去，何用如此？’当愁醉醲，当饥饱鲜，囊帛椟金，笑与秩终。”

呜呼！州县者，真驿耶！矧更代之隙，黠吏因缘，恣为奸欺，以卖州县者乎？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，财力不竭，户口不破，垦田不寡，难哉！

予既揖退老氓，条其言，书于褒城驿屋壁。

书何易于

[唐] 孙樵

何易于尝为益昌令，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，城嘉陵江南。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，泛舟东下，直出益昌旁。至则索民挽舟，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。刺史惊问状，易于曰：“方春，百姓不耕即蚕，隙不可夺。易于为属令，当其无事，可以充役。”刺史与宾客跳出舟，偕骑还去。

益昌民多即山树茶，利私自入。会盐铁官奏重榷筦，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。易于视诏曰：“益昌不征茶，百姓尚不可活，矧厚其赋以毒民乎！”命吏划去。吏争曰：“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，今划去，罪愈重。吏止死，明府公宁免海裔耶？”易于曰：“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？亦不使罪蔓尔曹。”即自纵火焚之。观察使闻其状，以易于挺身为民，卒不加劾。

邑民死丧，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，易于辄出俸钱，使吏为办。百姓入常赋，有垂白偻杖者，易于必召坐食，问政得失。庭有竞民，易于皆亲自与语，为指白枉直。罪小者劝，大者杖，悉立遣之，不以付吏。治益昌三年，狱无系民，民不知役。改锦州罗江令，其治视益昌。是时故相国裴公刺史锦州，独能嘉易于治。尝从观其政，道从不过三人，其察易于廉约如此。

会昌五年，樵道出益昌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状者，且曰：“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，而易于考止中上，何哉？”樵曰：“易于督赋如何？”曰：“上请贷期，不欲紧绳百姓，使贱出粟帛。”“督役如何？”曰：“度支费不足，遂出俸钱，

冀优贫民。”“馈给往来权势如何？”曰：“传符外一无所与。”“擒盗如何？”曰：“无盗。”樵曰：“予居长安，岁闻给事中校考，则曰：‘某人为某县，得上下考，由考得某官。’问其政，则曰：‘某人能督赋，先期而毕；某人能督役，省度支费；某人当道，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；某人能擒若干盗反若干盗。’县令得上下考者如此。”邑民不对，笑去。

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，皆知求才为切。至如缓急补吏，则曰：“吾患无以共治。”膺命举贤则曰：“吾患无以塞诏。”及其有之，知者何人哉？继而言之，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，必有得于死者，有史官在。

兴元新路记

[唐] 孙樵

人扶风东皋门十举步，折而南平行二十里，下念济坂，下折而西十里，渡渭，又十里，至郿。郿多美田，不为中贵人所并，则籍东西军，居民百一系县。

郿南下行二十五里，至临溪驿。驿扼谷口，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。出临溪驿，有步，南登黄峰岭，平行不能百步，又步登灤灤岭，盘折而上，甚峻（灤岭北并涧，可与阁道平，出灤灤岭南，可罢灤灤路）。下灤灤岭，岭稍平，二岭之间，凡行十里。自临溪有支路，直绝涧。并山复绝涧，蛇行磧上。十里合于大路（秋夏此路当绝）。下黄蜂岭，复有支路，并涧出灤灤岭，下行乱石中，五六里，与涧西支路合（秋夏此路亦绝）。由大路，十里桥，无定河，河东南来触西山，下隳号怒北去。河中多白石，磊磊如斛。又十二里至松岭驿，逆旅三户，马始食茅。自松岭平行三里，逾二桥登八里坂，甚峻。下坂行十里，平如九衢。又高低行五里，行连云驿。自连云西平行二十里，上五里岭，路极盘折。凡行六七里，及岭上，泥深灭踝（行者多苦于此，可为栈路以易之）。路旁树，往往如挂尘缨，绵绵而长，从风纷然，讯于薪者曰：此泥榆也。岂此岭常泥而树，有此名乎？凡泥行十里，稍稍下去。又平行十里，则山谷四拓，原隰平旷，水浅草细，可耕稼，有居民，似樊川间景气。又五里，至平川驿。自平川西，并涧高下行十里，复度岭（岭东度涧，可谓为阁路，平行，五里出西岭，亦古道）。上下岭凡五里，复

平。不能一里，复高低，有阁路。行七八里，扼路为关。关北为临洮，关南为河池。自黄蜂岭泊河池关，中间百余里，皆故汾阳王私田。尝用息马，多至万蹄，今为飞龙租人地耳。

入关行十里，皆阁路，并涧阁绝，有大桥，蜿蜒如虹。绝涧西南去，桥尽，路如九衢。夹道植树，步步一株。凡行六七里，至白云驿。自白云驿西，并涧皆阁道。行十里，岩上有石刻，横为一行，曰：“郑淮造”，凡三字，不知何等人也（人多，以淮为准字，盖视之误）。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驿，皆阁道，平高下，多碎石。自芝田至仙岭，虽阁路，皆平行，往往涧旁谷中桑柘。民多聚居，鸡犬相闻。水益清，山益奇，气候甚和。自仙岭南行十三里，路左有崖，壁然而高出，其下穀其有声，如风怒薄水，里人谓之鸣崖。岂石常鸣耶？仰俟人而鸣耶！又行十五里，至二十四孔阁（古阁名也），阁上崖甚奇，有石刻。其刻云：“褒中典阁主簿王颙、汉中郡道阁县掾马甫、汉中郡北部督邮回通、都匠中郎将王胡典知二县、匠卫绩教蒲池石佐张梓等百二十人，臣张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，阁道教习常民学川等三人，凡七十字。其侧则曰“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”。案其刻乃晋武平吴时，盖晋由此路耳。

又行十五里，至青松驿。驿自仙岭而南，路旁人烟相望，涧旁地益平旷，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，桑柘愈多。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亩。谷中号为夷地，居民尤多。自青松西行一二里，夹路多松竹。稍稍深入，不复有平田。行五六里，上小雪岭，极峻折。岭东多泥土，疏而黑；岭西九峻，十里百折。上下岭凡十八里，四望多丛竹。又高低行十里，至山辉驿。居民甚少，行旅无庇。自山辉西高低行二十里，上长松岭极峻。羊肠而上，十里及岭上，复羊肠而下，十五里及岭下。又高下行十里，至回雪驿。自回雪驿南行，三里上平乐坂，极盘折。上下凡十五里，至福溪（自福溪有路，并至山下，由大雪岭平行五里，上长松岭，北与山辉大路合，盖古所通，乃坦途也。裨将开此路，都将贾昭争功，且欲抑之，遂开古松岭路）。又高下行十里，至黄崖。崖南极峻折。上下黄崖六七里，至盘云驿。西行，复并涧行二十里，即背绝小岭。上下凡五里，稍平。又行十里，至双溪驿（自盘云驿西有路，并涧，出白城，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固。又行六十里至兴元，

亦古所通，尤坦途也。城固之要道，出其县，遂略开，路长，开天岭路也）。自双溪南，平行四里至天苍岭，羊肠而上，凡十五里，极峻折，往往阁路。至岭上，南望兴元，烟霭中也。下岭尤峻折，凡三十里至文川驿。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，至灵泉驿。自灵泉平行十五里，至长柳店，夹道居民。又行十五里至兴元西，平行三十里至褒城县，与斜谷旧路合矣。（议者多以谓此路不及褒斜。此言不公耳。樵尝数中褒斜，一经文川，至于山川险易，道途遐迩悉得条记，尝用披校，盖亦折衷耳。苟使贾昭尽心于荥阳公，一如樵所条注，诚愈于褒斜路矣）

孙樵曰：古人尚谋新，仍曰何必改作？利不十不变。岂谋新亦未易耶？荥阳公为汉中以褒斜旧路修阻，上谓开文川道以易之。观其上劳及将，下劳及卒，其勤至矣。其始立心，诚无异于古人将济民于艰难也。然朝廷有窃窃之议，道路有唧唧之叹，岂荥阳公始望耶？况谋肇乎贾昭，事倡乎李侁。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于天子，则加班列于荥阳公。荥阳公无毫利以自与，而怨咎独归荥阳公，岂古所谓为民上者难耶！

剑门铭

[唐] 柳宗元

惟蜀都重险多货，混同戎蛮，人龙俗剽，嗜为寇乱。皇帝元年八月，帅丧众暴，群疑不制，妖孽扇行。怙恃富强，滔天阻兵，攻陷他部，北包剑门，凭负丘陵，以张鸷猛，坚利锋镝，以拒大顺，谓雷霆之诛莫已加也。

惟梁守臣礼部尚书严公，以国害为私仇，以天讨为己任，推仁仗信，不待司死，而人致其命；立义抗愤，不待喋血，而士一其心。悉师出次，祇俟明诏。凡诸侯之师，必出于是。储侍飨賚，取其丰穰。乃遣前军严秦，奉扬王诛，诞告南土。十一月，右师逾利州，蹈寇地，乘山斩虏，以遏奔冲。右师出于剑门，大攘顽囂，谕引劫胁，蚁溃鼠骇，险无以固，收夺利地，以须王师。封劓肾肠，振拔根柢，俾无以肆毒，用集我助力。鼙鼓一振，元戎启行，取其渠魁，以为大戮。由公忠勇愤悱，授任坚明，谋猷弘长，用能启辟险阨，夷为大涂，衰沮害气，对乎天意。致用休嘉，议功居首，增秩师长，进为大藩，宅是南服。将校群吏，愿

刊山石，昭著公之功，垂号无穷。铭曰：

井络坤垠，时惟外区。界山为门，环于蜀都。丛险积货，混并羌、
髡。狂猾窥隙，狺狺啸呼。凭据势胜，厚其凶徒。皇帝之仁，宥而不诛。
暴非德驯，害及巴、渝。乃出王旅，乃咨列岳。牧臣司梁，当其要束。
器备攸积，糗粮是蓄。人无增赋，师以饶足。喋血誓士，玄机在握。分
命貔貅，陈为犄角。右逾岷山，左直剑门。攻出九地，上披重云。攀天
蹈空，夷视阻艰。破裂层垒，殄歼群顽。内获固围，外临平原。天兵徐
驱，卒乘嘽嘽。大憝囚戮，戎夏咸欢。帝图厥功，惟梁是先。开国进位，
南服于藩。邦之清夷，人以完安。铭功鉴乱，永代是观。

——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

兴州江运记

[唐] 柳宗元

御史大夫严公，牧于梁五年。嗣天子举周、汉进律增秩之典，以亲诸侯。谓公有功德理行，就加礼部尚书。是年四月，使中谒者来锡公命。宾僚吏属，将校卒士，鬻老童孺，填溢公门，舞跃充呼，愿建碑纪德，垂亿万祀。公固不许，而相与怨咨，遑遑如不饮食。于是西鄙之人，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，愿刻岩石。曰：

维梁之西，其蔽曰某山，其守曰兴州。兴州之西为戎居，岁备亭障，实以精卒。以道之险隘，兵困于食，守用不固。公患之曰：“吾尝为兴州，凡其土人之故，吾能知之。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，又西抵于成州，过栗亭川，逾宝井堡，崖谷峻隘，十里百折，负重而上，若蹈利刃。盛秋水潦，穷冬雨雪，深泥积水，相辅为害，颠踣腾藉，血流栈道。糗粮刍藁，填谷委山；马牛群畜，相藉物故。俾夫毕力，守卒延颈，嗷嗷之声，其可哀也。若是者，绵三百里而余。自长举之西，可以导江而下，二百里而至，昔之人莫得知也。吾受命于君，而育斯人，其可已乎？”乃出军府之币，以备器用，即山僦功。由是转巨石，仆大木，焚以炎火，沃以食醢，摧其坚刚，化为灰烬。畚鍤之下，易甚朽壤，乃辟乃垦，乃宣乃理。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，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。厥功既成，咸如其素。于是决去壅

土，疏导江涛，万夫呼抃，莫不如志。雷腾云奔，百里一瞬，既会既远，澹为安流。烝徒讴歌，枕卧而至，戍人无虞，专力待寇。

惟我公之功，畴可侔也！而无以酬德，致其大愿，又不可得命。矧公之始来，属当恶岁，府庾甚虚，器备甚殫，饥馑昏札，死徙充路。赖公节用爱人，克安而生，老穷有养，幼乳以遂，不问不使，咸得其志。公命鼓铸，库有利兵；公命屯田，师有余粮；选徒练旅，有众孔武；平刑议狱，有众不黷；增石为防，膏我稻粱；岁无凶灾，家有积仓；传馆是饰，旅忘其归；杠梁以成，人不履危。若是者，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，不出四方之力，而百役已就。且我西鄙之职官，故不能具举。惟公和恒直方，廉毅信让，敦尚儒学，揖损贵位，率忠与仁，以厚其诚。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，行之坚勇，不俟终日，其兴功济物，宜如此其大也。

昔之为国者，惟水事为重。故有障大泽，勤其官而受封国者矣。西门遗利，史起兴叹。白圭壑邻，孟子不与。公能夷险休劳，以惠万代，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。是用假辞谒工，勒而存之，用永宪于后祀。

——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六

栈道铭并序

[唐] 欧阳詹

秦之坤，蜀之艮，连高夹深，九州之险也。阴溪穷谷，万仞直下，奔崖峭壁，千里无土。亘隔呀绝，巉巉冥冥，麋鹿无溪，猿獠相望。三代而往，蹄足莫之能越。秦虽有心，蜀虽有情，五万年间竟不相接。且秦之与蜀也，人一其性，物同所宜，嗜欲无余门，教化无余源。可贸迁，可亲昵，擘析地脉，睽离物理，岂造化之意乎！天实凝清而成，地实凝浊而形。当其凝也，如镕金下铸，腾云上浮，空隙有所不开，回翔有所不合。澄结既定，窍缺生乎其中。西南有漏天，天之窍缺也；于斯有兹地，地之窍缺也。天地也者，将以上覆下煮，含蓄万灵，可通必使而通者也。苟有可通而未通，则圣贤代其工而通之，故有为舟以济川，为梯以逾山，惟兹地有川不可以舟涉，有山不可以梯及。粤有智虑，念全玄造。立巨衡而举追氏，缒悬纆以下梓人。猿垂绝冥，写傍危岑。凿积石以金力，梁半空于未用。斜根玉垒，旁缀青泥。截断岸以虹矫，绕翠屏以龙踞。竖劲胶固，云横砥平。



总庸蜀之通途，统歧雍之康庄，都邑之能步，山川之无胫，若水决防，如鸿向阳。南之北之，踵武汤汤。跻峨峨以自若，临苍苍而不具。由是贽币以遥达，人神以会同，稽礼乐之短长，量威力之污隆。可王者王，可公者公，而相吹以风。或曰：受琢之石长存，可构之材无穷。易剏代蠹，斯道也未始有终。

呜呼！为上怀来在乎德，为下昭德在乎义。德义之如今日，则或人之言有孚。其反之，则石虽存恐不为琢，材虽多恐不为构。想夫往昔，有时而有，有时而无，是用惕惕，天下蚩蚩。知圣贤创物之意之人寡，明德义固物之道之人稀。敢陈两端之要，铭诸斯道之左，庶主德义者存今人之所履，踵武汤汤者荷古人之攸作。铭曰：

天覆地煮，本亦同设。大象难全，或漏或缺。损多益寡，圣贤代工。彼虽有缺，与无缺同。惟北曰秦，维南则蜀。地缺其间，坤维不续。斗超岸断，屹为两区。秦人路绝，蜀火烟孤。天实不通，贤斯有造。钻坚刺劲，无蹊以道。若川匪舟，若陆非车。缘危转虚，步骤交如。构虽在功，存亦由德。项佛刘怒，旋见以路。随落我营，自颠而植。地非革势，材不易林。踣植之致，惠怨之心。勿谓斯道不恒，勿谓斯道可久。礼不以礼，可有而无。恭不以恭，可无而有。创之之意如彼，固之之理若兹。彼知不易，兹而易知。勒铭道左，其同我思。

契丹与蛮子的疆界

[意] 马可·波罗

从忙哥刺的驻蹕地西行三天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城堡。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生，也生产大量的丝。走完三天的路程，便进入山巔和峡谷地带，就是关中州（Kun-kin 即陕西省）境内。

然而，这地带并不缺少人烟，人们信奉佛教，从事农业。由于森林密布，所以这里的人也以打猎为生。林中有许多野兽，如虎、熊、山猫、黄鹿、羚羊、赤鹿以及其他各种动物，可以获得一种很好的收入。穿越这个地带要走二十天的路程。道路蜿蜒盘旋在群山、峡谷和密林之中。但是，也有许多城镇，能够为旅客提供便利的膳宿之所。

——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四十二章，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

蛮子省

[意] 马可·波罗

结束了向西的二十天行程后，便来到一个名叫汉中府（Achbaluch Manji）的地方，它的另一个名字是“利州蛮子”，意思是“蛮子境内的白城”。这里土地平坦，人口稠密，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生。这里盛产生姜，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。这地区的小麦、稻米和其他谷物也十分丰富，并且价格合宜。

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，一直延伸至两个驿站远的地方。接着，又是高山、峡谷和森林。再朝西径直骑行二十天，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，他们也是信奉佛教，他们依靠地里的庄稼，山上的猎物过活。这地方除了有上述的几种野生动物外，还有大量的麝这类的动物。

——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四十三章，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1年

成都府和沱江（节选）

[意] 马可·波罗

穿山越岭，走过二十个驿站路程之后，来到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，那里有一个名成都府的地区。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，也使用同一名称。

——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四十四章，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1年

二 明清时期

西游纪

[明] 张瀚

自川以北曰新都、汉州，曰中江、潼川，自盐亭渡嘉陵江曰保宁。城南有锦屏山，不甚高，上多僧寺道院，又有振衣、长啸、翠微、景杜、揽胜诸亭，一望城中烟火，俯视江上舟楫，良亦佳景。而苍溪之罗方，则保宁丝绦贸易之所聚

也。自柏林、龙潭逾梅岭曰广元，沿江而至沙河，再逾朝天、二郎岭，皆设关，官军防守。路甚险峻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，岂即云此？又逾七盘关，关亦险甚，自此离蜀境矣。

入关西界，即为汉中之宁羌。行经滴水崖、五丁峡，峡中凄凄生寒，五月如深秋。路虽崎岖，然在山麓无险，茂林峭壁，怪石鸣泉，亦奇观也。金牛、青阳路皆平坦，仅过小山。至沔县，有百丈坡。褒城乔木夹道，中多虎豹，所登山渐高险，所谓鸡头关也。关门三重，有军把守，不减朝天、七盘。稍下即入连云栈，自此历青桥、马道，凡九十里皆栈道，两崖陡绝，中开一路。于山腰下瞰，江流鸣雷喷雪。路断处皆空中悬木为路，所谓栈也。出马道口，桥曰樊桥，传为樊哙所造，即萧何追韩信处，传有碑纪其事。逾武关为安山，逾柴关为松林、三岔、废丘。自柴关迤东，悬崖峭壁，急流飞湍，溪中石白如粉，殊快心目。然皆平地，虽沿溪间有木桥，而溪浅岸低，不为险也。自三岔登凤岭，山势甚高，逾上下凡五十里，即为凤县之土关。有清风阁、草凉楼，楼当高山之下，迥出林表，遥望画栋朱甍，翠壁后衬，景亦佳丽。东河一路坦夷，间有栈阁，不甚险。将至宝鸡，两山相夹，名益门镇，自此始出栈道矣。

——《松窗梦语》卷二《西游纪》

游石门记

[清] 王森文

褒城石门道，创自秦汉，后汉永平建和间复事开凿，故摩崖多汉隶。北魏迄宋间加修治，故两朝摩崖亦相继迹，而宋刻尤多。自开鸡头关，其路遂废。游者非舟莫达，由是人迹罕到。嘉庆十九年九月，李君吉人宰褒城。讼暇日，李君为觅舟，出城东门，北溯褒水，水中多白石，与澄波相掩映，如行镜中。五里许，山石森列如戟。西岸石壁倾欹如颓墙，高数十仞，壁下间凿方穴，盖古栈道遗迹。距壁颠西北有庙，即鸡头关，今为孔道。循壁西北折里余，舣舟度乱石，乃达石门。

石门东濒褒水，背亥向巳。以今工部尺度之，南高丈一尺太，广丈四尺；北高丈三尺太，广丈一尺；中高丈五尺，广丈六尺。门中通深四丈五尺。

门东壁赵敏若碑，高二尺七寸，广尺五寸，文七行，行十五字。碑下范薰碑，高二尺五寸，广九寸，文三行，行六字。次北魏永平碑，高二尺，广一尺八寸，文七行，行九字，首行十字，末行三字。碑下曹济之碑，高尺七寸，广二尺八寸，文三行，行六字。另行贾某款识五字次北文冈碑，高三尺六寸，广一尺，文三行，行十三字，末行十字。又北张伯山碑，高二尺八寸，广八寸，文三行，行十字，末行十一字。又北安丙碑，高一尺，广五寸，文三行，行八字。又北王远石门铭，高五尺二寸，广六尺八寸，文二十六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末行款识低五字。

西壁镌石门二字，高二尺五寸，广尺五寸。次南右扶风丞碑，高尺八寸，广尺四寸，文七行，字数疏密不等，残缺特甚。右扶风丞及都尉，皆汉官制，笔画亦近杨君碑，疑亦汉隶。次南赵公茂碑，高尺六寸，广尺一寸，文五行，第一行七字，二行、三行八字，四行九字，五行六字。次南鲜于翔碑，高尺五寸，广尺一寸，文七行，行六字，第五行五字，前三行模糊不可辨。次南俞伯谟碑，高尺五寸，广尺二寸，文五行，行六字。又南杨孟文石门颂，高六尺一寸，广五尺六寸，文二十二行，行三十字，亦有疏密不齐者，字画清亮，最为完善。又南杨伯邳铭，高五尺八寸，广尺六寸，文七行，行二十余字不等，字体大半可辨，终不及石门颂碑。二碑之间有李崱、魏拱之、张应卯同来十字，高一尺七寸，广三寸，文一行。伯邳碑下刘希曾碑，高九寸，广一尺，第一行四字，第二行、三行各七字，第四行、五行各六字。门内石理坚致，色泽滑润，而凸凹相间，更络渠纹。书者未经磨治，随其高低斜正题写，故行或敲斜，字亦萃确，摹拓最难工致。

出门南行数十步，潘宗伯摩崖碑，高四尺二寸，广尺六寸，文四行，第一行十九字，缺三字，第二行十四字，第三行十字，第四行亦十四字。三行俱低四字。碑下晏袤碑，乃南郑令晏袤所书潘宗伯碑阴文，高三尺八寸，广三尺，文二十二行，前五行另刻泰和、景元原文，字多剖蚀，反不及原文显亮。第六行为碑阴题额，后十五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末行十一字，为碑阴正文，笔画颇清晰。碑右随崖东南折，绝壁濒水际有山河堰碑，高五尺五寸，广一丈四尺七寸，文十六行，行九字。

石门旧有袞雪亭，府志曰：半流江中，滩流如驶，石上刻隶书袞雪二字。今江中无此石，惟魏泰和碑右壁有袞雪二字，高尺九寸，广四尺一寸，而无亭。考

其形势，自袞雪至山河堰，绝壁下连石滩，实为一石，故府志半及江中，非江中更有袞雪也。壁下无路，乃登舟下石滩，南行半里，崖壁陡峭，攀萝扞葛，始达摩崖碑麓，碑外地仅容足，仰视壁上，乃汉永平六年碑。碑中断，后半倾圮。前半高一尺一寸，广四尺一寸，文九行，字数随石宽狭迤书，共五十八字，剥蚀将半，俗名大开通。此碑字体实在小篆八分之间，真汉隶之可宝者。碑下晏袤碑，碑亦南郑令晏袤所书，永平六年碑阴文高六尺一寸，广三尺，文二十三行，前三行另刻永平碑，后半自杨显至就安稳九十四字，盖即永平碑后半之倾圮者。后二十行行三十字，亦为碑阴正文，俗名小开通。崖下大石有章邵碑，高一尺七寸，广四尺三寸，文九行，第一行、五行、八行、九行四字，余行五字，皆石门南摩崖碑之可考者。碑石不及石门坚致，且久经风雨，故易剥落，然壁势绝高，得免樵牧敲斫，较石门则有幸焉。永平碑南，即西崖石壁，放舟过石壁，滩多白石，濒中流。白石大如牛，中凹如盆，容水可五斗，四时不涸，名曰玉盆。盆西壁临水，石刻高三尺四寸，广尺六寸，上题玉盆二大字，字下文三行，行七字，末行八字。文右高二字，题玉盆二小字，字下文三行，行八字，末行二字，亦低二字。盆东南面皆有题字，江水激磨日久，渐就平浅。故府志所载、旧刻唐诗，竟不可复寻。过此，水平无滩，顺流数里，舍舟入城，觅拓工，增其价值，令加工遍拓，共得若干页，因疏其颠末，以纪游观之获；更以各碑行字款式，别写释文一册，以备嗜古者考证焉。十二月除夕前一日，署略阳令诸城王森文记。

石门访碑记

[清] 吴大澂

同治甲戌十月之望，汉中试事毕。翌日，策马至褒城。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，行里许，风甚湍急，挽索不前，篙师有难色，舍舟而徒。由东岸石坡迤迤至白石土地庙，山径纤仄，崖崖岸谷峻险，距石门尚数里也。遇樵子导之，下折而南，又折而北，荆榛塞路，山石犖确。小憩“玉盆”石下，观宋人题名。循江北行，崎岖益甚，从者裹足。过一点油，石壁立数仞，下临深渊，山穷路绝，裴回久之。忽闻岭上人语声，隐隐在丛莽间，则打碑人张懋功也。懋功家在石门，